

東田文集附詩集
二



東田文集附錄

二

東田文集

附詩集

(二)

馬中錫著

東

王雲五主編
叢書田附二
集詩冊
初文集

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徐

著者 馬 中 錫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東田文集卷三

書簡

簡少傅馬公負圖

中錫疏慵愚戇。不能脂韋世俗。多忤於人。恐終獲戾末路。引分歸田。今四年矣。詎意執事不棄菲才。屢申薦剡。垂覆盆之照。回幽谷之春。厚德無涯。殞身奚報。念中錫謝病以來。蒲質漸衰。灰心殆盡。縱大人君子。欲憐而納諸藥籠之中。而倦鳥病駒。久無復天衢之望。薑桂老而愈辣。莫我敢承。猗苓不足引年。負公而愧。敢爾自陳。尙冀裁審。久處嫌疑。有稽問候。統惟臺宥。

簡謝木齋閣老

中錫自歸田里。老病侵尋。與世如隔。兼以山林霄漢。地位不同。用是久稽奉問。罪曷可云。詎意高明不棄。屢賜吹噓。自非木石。豈不知感。第中錫曩在邊方。撫巡無狀。引疾而歸。於今七載。力倦心灰。不復可用。每領深情。徒增感悵。偶便謹此申謝外。舊作六首。并錄奉觀。庶見鄙志。卽辰寒甚。伏惟爲國自嗇不宣。

簡劉大司馬時雍

中錫居官無狀。外謗內譏。爲時所棄。七載於茲。邇者猥蒙執事。抗章力薦。必欲然死灰而光腐草。自顧菲薄。何以堪此。徒增感愧而已。竊念中錫曩叨邊寄。遇警提兵。動因馬少。不克成功。屢請於朝。事下兵部。然

給銀不過萬兩。能買幾馬。給馬不過千匹。能散幾軍。用是惕然自奮。多方處置。凡利之不在軍民。而在權要者。悉奪而歸之官。莊田之利。歸之於官。則拓地三千頃有奇。取所入以資馬價。共得銀餘二萬兩。其法曰團種。□號之利。歸之於官。則計糧百萬石有奇。取折□以資馬價。共得銀四萬餘兩。其法曰減價。市廛之利。歸之於官。則爲屋五百楹。取所入以資馬價。共得銀一千七百兩。其法曰店課。以故宣府在城官軍。馬常有餘。各路官軍馬亦漸足。期以三四年間。馬無虧缺。銀有羨餘。不煩奏擾。邊備以充。然後勵兵秣馬。遠捍強敵。詎意病先老至。事與心違。甫三年。卽罷歸。而前所奪者。媒孽萋斐之言興矣。諒平生所殫精力。大半在此。而橫羅讒謗。牢不可破。亦在此。其餘折姦。弭驕。速怨。招尤之事。紛紜瑣碎。雖中錫亦自不復能追憶。而悉數之。或少容私。不惟天地鬼神。昭布森列。而典守簿書。各有攸司。亦必有能攻發而告訐之者。雖欲容私。奚可得也。外此。則刑獄判送法官。薦揚會同鎮守。彼皆受制於我。不得容私。我敢公然蔑彼。反容私乎。萬無此理。不待明者而較然矣。舍此數端。別無納賄之路。不知讒者。指何事爲口實。聽者。卽何事爲左證。使少致詰。而加察焉。則讒沮謗消。立談之頃。其枉可白。惟其聞聲卽吠。捕影成風。此讒謗所以易入。而中錫所以生爲冤人。死爲冤鬼也。非執事見愛之深。汲引之亟。甯舍垢以待盡。終不肯延頸以向人。鳴。偶便執楮。情隘詞促。伏惟亮鑒。

又

昨敵鄉李進士赴京。謹附奉短簡。申謝厚德。想達左右。茲辦事官蔣寬回部。敢再陳愚悃。中錫曩在上谷。

行事乖刺。速怨招尤。致人讒謗。幾喪名節。幸歸田里。得保餘生。於願畢矣。安敢再萌宦游之念。茲蒙甄錄。豈敢固辭。但髮齒既衰。心志又沮。儻再膺邊寄。不改故態。則取禍於小人。少毀素心。又貽笑於君子。以故捧檄之頃。首鼠兩端。進退維谷。用是具疏懇辭。非矯情也。况今時事之難處。衆口之難調。殆又甚於往日。而可復欲有所爲乎。故敢斗膽一白。惟心照而體悉之。幸甚。餘情俟辭本得旨後。再布。不具。

簡陳元溥

頃罹患難。游無相顧者。繼爲編氓。亦無一人通一言一字者。獨元溥夸險一致。終始不渝。茲又辱來使。謂生當復舉用。自非至交。誰能如此。第廢置以來。心旣傷沮。事多健忘。再涉仕途。必取譏笑。直道之黜。詎敢擬柳士之三攘臂之慚。茲已蹈馮婦之再。卽日就道。固當效子儀之精誠。被甲伏鞍。不能似伏波之矍鑠。况危亡幸免。家業凋零。母年益老。子學未成。勉於力田治家。以圖養親訓子。百凡之責。俱在賤躬。若再一出。則都廢矣。他日鐘鳴漏盡。無所於歸。豈不可恥之甚耶。然則銓曹之薦。豈敢承當。借雖得旨。亦須固辭。劉銀臺素重久要。屢辱見愛。將何以報。已別有詩相奉。會間仍乞致意。使回草此奉復。不具。

簡孫勳部誠甫

謝病四年。耕讀之餘。亦頗自適。但暮年親友。凋零殆盡。所餘無幾。時或過從飲讌者。不過村翁鄰叟。取其賢乎孤斟獨嘯而已。非有論心講道之益也。止一西田。差強人意。近又喪逝。每一興念。懷抱輒作惡數日。始信晦翁伯恭物故。吾道益孤之語良是。而山谷所謂老色上面。歡悵去心者。殆爲我設也。昨得邸報。不

意賤名。又玷山公之啓。使人慚懼無已。蓋銓衡之推。雖未必輿論之允協。而恩旨之黜。實可以驗震怒之未平也。宦情已蔑。頭顱可知。太宰乃欲強人以所不能耶。此言惟可與知者道。難與俗人言也。小兒在宅久擾。茲欲暫呼一歸。俾知鄉井之風俗。稼穡之艱難。俟間再去卒業。何如。病眼生花。艱於作字。用是不得以時問訊。惟原督萬感。

又

昨所具疏。乃自陳老疾。乞終田里。非辭官也。不可拘以二品三品之例。去人顙蒙。被梃卽回。鄙懷不任慚赧。悵惘之至。蓋區區平生。命不如人。仕途所至。不遭奇謗。則罹奇禍。自分與農圃爲徒。頃年遼東之命。亦嘗力辭。不蒙上允。方擬再陳。遽有兵部之轉。卽爲權奸構害。斥爲編氓。今旣恩許復官。爲幸多矣。敢再萌仕宦之念乎。固非飾詐以欺人。沽名以罔上也。執事之留。諸公之沮。雖荷至情。然於鄙懷。則未能遂。茲敕將到。不暇再舉。抵大同後。終當投劾耳。便草草布此。亮之甚幸。

簡李伯起同年

一別十年。南北相望。情懷可知。中間升沈得喪。譽毀順逆。言之徒發人永歎耳。中錫謝病以來。已閱五載。料理田園。足了此生。雖與勢事。形迹稍殊。至於事與心違。則一也。古人有禁錮終身。或生遭不測。而事卒不自白者。亦順受之而已。竊歎執事以名進士。爲眞御史。朝著談憶風裁。關陝傳思威望。至於今不衰。自小人中傷。遂爾淪敗至此。不徒爲士林惜。獨不爲朝廷惜。爲天下生民惜乎。相知者旣無力以薦揚。而有力

者又不肯以援舉可歎也亦可恨也。執事信古守道君子。料置此於度外久矣。區區日近桑榆。同年漸少。彼此隔越。無由晤。一話宿昔。以開懷抱。奈何奈何。偶便力疾作此。臨楮不勝悵惘。

簡李汝弼侍御

謝病以來。孟灣舊業外。置得薄田二三頃。見有茅屋數間。前後雜樹數百株。別號東田。以此入首夏。齋酒時往。擇繁陰。席地以坐。與一二客。小杯徐酌。商晴較雨。興闌飲。饋衛流。聽鶯官柳。放浪移時。尋復舊所。再呼餘瀝。盡歡乃罷。不取衣冠文字之輩。往往皆村翁社友。此無拘束。彼無計較。日夕巾車而歸。矮牀凹枕。餉艸美睡。無趁朝之累。坐衙之擾。日將三丈始起。科頭未及理髮。而酒伴已候門矣。衰遲之年。何幸得此。回視宦途。職務勤劬。不遑寢食。得失榮辱禍福之幾。當必有辨之者。不敢多贅也。所耿耿者。筵散而罵坐者不已。影絕而吠聲者猶囂。使人不能不動書空咄咄。熱耳鳴鳴之感。然毀譽在人。廢行有命。雖聖人亦不得強人而違命也。我何人斯。乃欲能聖人之所不能耶。况美疢藥石。古人已有格言。等以虛舟飄瓦。則百事自滅。天君自安。何芥蒂之有。用是前感頓釋。俛仰之間。無日不欣然矣。忽讀來書。得審雍公去任之詳。不覺駭汗。乃復自幸。所得已多。功名之念。遂如死灰槁木。不可復然。而山林之趣頓增。冥鴻逝鳳。不可復挽。造物者之成就於我。豈淺淺哉。夫雍公爲人。本亦剛方。直欠明耳。聞到宣府初。則輕信副將白某。彼所喜者。從而譽之。雍卽舉用。彼所惡者。從而譖之。雍卽推求。緣此遂失人心。致有今日。白本小人。無足道者。姑因前事。嘗試言之。其人奔競無恥。外媚內黠。區區嘗以盜賊之心。倡優之口目之。故在上谷。遇之甚

嚴彼亦經年稱病不敢任事。包藏禍心。止於騰謗中外。左惑士夫而已。雍公則不然。倚爲心腹。任爲耳目。而已之腹心耳目。反被其潛莠暗薙。卒至釀成禍患。曾無一人肯爲雍公言者。而雍亦至竟不悟。小人之不可近也。如此哉。抑其人者。不過一邊方偏裨耳。前巡撫以其爲小人而遠之。則得謗。後巡撫不識其爲小人而近之。則階禍。是其掌股齒頰之間。巡撫之予奪進退係焉。其亦可畏也夫。其亦可歎也夫。使其人際唐叔世。擁麾授鉞。居一藩鎮。幾何而不與河北山南。陰狡禍賊之徒。班乎。偶因雍事。謾談及之。帝勿以語人也。俸粟但得中價。煩卽售之。急欲償債故耳。改路事。今春劉某以其菜圃。及圃西隙地來售。區區以其近汝弼新業也。欲種樹誅茅其中。待汝弼掛冠後結爲比鄰。便於往還笑傲也。承允多荷。餘不一一。

又

春寒遠。惟體履佳勝爲慰。區區市朝日遠。琴尊日親。所欠者可人共傾倒耳。去秋施太守欲謀起用。卽有書止之。不料殘歲復舉。欲再致書。其人已行。不及止矣。俟得報何如。便當力辭。古人窮達本同一致。後世仕者。乃置欣戚於得失間。且冥鴻之慕。與腐鼠之嚇。又自不侔。攘臂下車。何其不自重耶。小兒師言。本遣遊學。初未敢擬觀場。近誠甫書來。欲其先赴小考。汝弼試爲教之。俾得與令郎獻可。同一去就爲佳。考時去取。一任公道。不敢致私屬。但祈勿令入學。庶便於他日遊學耳。至囑至囑。不具。

答周總兵書

僕辱知愛。有數十載故舊所不如者。此當何如其爲報。竭心思窮藝能。至力有所弗克而後已。其於報稱。

尚歉然以爲懷。况文章小技。乃僕之所素業。而先大夫之豐功茂績。又有所不容不揄揚者乎。是則此不當有所予。而彼不當有所受。亦明矣。且僕嘗見今之館閣諸公。爲人表墓志壙於故人知己。或僚窳門生。俱無享多儀之例。則儀之敢再辭多儀。亦非無所受。而故爲此不恭也。伏惟亮察不具。

簡何大理仲衡同年

僕伏自念平生所深交。號爲知己者。執事及仰進卿兩公。今進卿在外。執事在內。遇善則從。與僕使爲之。遇不善則戒。止僕使不得爲。古人謂士爲知己者死。如二公一死。安足惜耶。是則立朝視爲蓬麻。在野視爲茅茹。用是敢布腹心。僕頃在上谷。撫巡無狀。告病而歸。前月一日抵家。杖屨之逸。差勝節鉞之勞。幸老病無恙。親屬滿前。田園之息。足辦饔飧之具。於僕志願畢矣。所恨者。鈞陽大司馬知遇之厚。無由報耳。雖然。裴晉公、韓魏公皆賢宰相。勳名載在信史。世所共知。而雅懷高趣。史不盡錄者。則往往於韓、白、蘇、黃諸集中見之。晉公、魏公益爲不朽。是則僕於此老。常欲竊附區區。然無韓、白、蘇、黃之文。之詩。亦徒狂妄自諉而已。會間幸爲僕多謝。自餘諸公。俱不及通問。非慢也。退休者之體也。亮督幸甚。

簡朱朝用方伯同年

承命見索陝西己酉試錄。年久不可多得。徧檢舊篋。僅獲此本。敬用奉上。外短簪一握。將意。秋高本非奉扇之時。欲錄小詞其上。以見作宦之勞。不若休官之樂耳。然我輩皆秋扇也。取以自況良宜。噫。涼颿奪熱。棄捐巾笥。豈獨一班姬哉。

示師言

費繡衣去。寄汝衣服。舊吏陳林去。寄汝通鑑綱目。俱未審到否。汝遊學一年。課業無一字寄歸。恐近虛度。視唐人秋卷呈親者何如。文學已是末事。舉業又其末者。務此末學。尙不能持以悅親。本將如之何。俗學事口耳。不事身心。其所由來遠矣。以是語汝。必以爲迂。然學者終身受用。恐在此而不在彼也。取晦庵小學時閱之。庶幾有得。或於學古入官。兩有所資。綱目一書。經筵勸講。則資治道。書生務之。則妨經學。況少年小子。披閱之際。苟昧所擇。適長姦僞。此考亭所以不滿於東萊。以史學教人者也。若以記誦典故之資。則上蔡初見伊川。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。吾兒審之。夫爲學之道。有本有末。有後有先。願吾兒爲有本之君子。不願吾兒爲無行之文人。慎之勉之。吾言不再。又汝素安篆養。氣習驕惰。接人之頃。坐易欠伸。立易跛倚。不知近來何似。須痛自以禮檢束。使肌膚筋骸。日益就固。則威儀自著。人必起敬。及凡語言。亦要安詳暢達。於古人所謂修辭。所謂擇言者。一一究心。然後與人接談。不至囁嚅而懦。粗鄙而慙。人亦惡得狎而侮之。此二事。修身切務。輒複言之。努力努力。焚膏繼晷。汝自知勉。不汝瀆也。

又

近時公卿之子。鮮有不敗家辱親者。蓋由安於篆養。不知稼穡之艱難。習於驕恣。不遵禮義之軌度。故爾。至登科第。作美官。亦有愈肆放縱。卒至喪其名檢。隕其家聲。貽笑於世。反不如白身人。貧家子。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。此時法禁嚴峻。入京應試時。須謹慎韜晦。不令人知爲某人之子。甚善。凡衣服之華麗。飲

易之豐腴。交遊之輕佻。言語之誇誕。皆足以賈禍招尤。要當深警而痛絕之。以紓吾憂。不爲吾累可也。聽之戒之。毋怠毋忽。

碑誌

河間府學宮樂器碑記

今祀神用雅樂者。惟祀天地。祀太廟。祀先師夫子。餘祀未之或聞。釋老氏。朝廷固亦崇重。廟貌之麗。宵法宮。加封之尊。埒徽號。齋供之置。擬尙食。至於樂。則聽其自用。里韻俗歌而已。例不得用雅樂。然則朝廷尊崇吾夫子。將與天地祖宗等矣。讀儒書。峨儒冠者。遭際何幸耶。河間舊有雅樂。在學宮。用以侑春秋時祭。歲久廢缺。成化丁未。太守金州謝公道顯。以待御史來知府事。覽之。歎曰。言游治一邑。尙以禮樂化齊民。今吾治一郡。乃以廢禮缺樂祀先師。何以奉吾職。矧河間獻王。嘗以禮樂教化。藩屏於其地。今吾治固獻王地也。禮樂不備。仰負先師。獨不愧獻王乎。肆出官鐸。稽古制。審正樂章。具造禮器。復成童若干人爲樂舞生。而延太常工之精於音律者。授之業。踰七年。爲宏治癸丑。樂乃大成。始奏於上丁之祀。八音鏗鉤於堂。八佾翩翻於庭。與祭者始而駭觀。繼而易聽。又旣而翕然稱善。歡欣鼓舞。雅雅魚魚。上以欽仰聖靈。而下以頌述賢守之德。旣訖祀。太守視事於堂。諸生儼然造謁。跪而請益曰。作茲盛事。實裨化理。不有著述勒之金石。曷以昭示將來。太守曰。唯唯。則以書來京師。屬予記其事。嗚呼。禮樂者。治天下之本。和神人之具。而制禮作樂。以光昭祀典者。聖人事也。品節聲容。式遵往度。緝廢補敝。使禮備樂和。以歆格明靈者。賢

人事也。然則吾守其賢乎？且祀神爲有司第一事。天地祖宗之祀，其祀大矣。非遠臣所得而與也。而先師之祀，爲祀典第一義。以吾夫子之聖，周禮所素學，樂正於反魯，而老聃蓂宏之屬，有不足言者。則制禮作樂，夫子之餘事，而樂音不備，其何以脩饗之乎？然則斯舉，固足以昭吾守之賢，而亦情之不可已也。聖澤既溥，崩壞已久，禮樂之興，良非易事。必際其時，得其人以司其柄，而又有其地以和於氣，三者兼而有之，尤非易事也。魯兩生，謂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，是謂不得其時。宋儒謂禮樂待人而後可行，是謂不得其人。而北鄙殺音，聖門所斥；南冠楚紱，操韻淒哀；鄭衛咬哇，秦晉急聲，是謂不得其地。今國家承平百二十餘年於茲，治定功成，民安物阜，是其時矣。皇上承祖宗之統，建中和之極，幸遭聖人焉。而河間爲畿輔近郡，漢時周禮雅樂俱自其地獻於西京，是其地矣。而謝公方以章逢絃誦之士來守茲郡，是百年之期建極之主，文獻之邦三者會逢其適矣。繼是安知不有成禮樂之治，致神人之和，而遠追隆古之盛哉？至若學宮樂舞之舉，是特諸生所時肄，而祀神一事，未足爲謝公多也。起朝儀者，或藉芻狗；今之樂舞，豈但縣芻比哉？庸記石以俟之。

德庠歲貢題名碑記

山東督學僉憲潘公禎，命德守王君縉，以其州歲所貢諸生姓名，勒石學宮，以垂不朽。求予言記之。予先君宣德正統間，嘗分教茲州。予鄉距茲州，又復密邇，則其人固故舊也。其地固鄰壤也。是宜爲之記矣。夫德之爲州，面岱宗，背渤海，九河經其左右，漳水注其西北，在古爲廣川平原地。蓋董江都之所居，顏魯公

之所嘗守者也。其地可謂靈。而人可謂傑矣。然其人老且沒者。勿論也。今諸生幸生其地。爲其人。予以故舊道鄰壤事。豈無可以相規者哉。且人有善行。斯有善名。其在天地間。此爲最壽。而金石爲天。觀夫甘露麟閣。永平雲臺。其制固欲垂不朽。然今已化爲浮塵。蕩爲太虛。而西都之十一人。東都之三十二人。則至今照簡策而不衰焉。是所以爲壽夭者。在此而不在彼也。明矣。况此石旣立。此名旣題。安知後之人。不有如司馬君實。所謂歷指其名而議之者乎。諸生幸自力於善。毋以出身之途自小。勿謂勒名此石可忽。必使問學如董節義如顏。必不爲後人所指摘。此名必與此石爭壽夭。斯善矣。恃石爲固。而漫不修其在我。卒之一善無聞。草木同腐。則人將謂之曰。茲州之地猶靈。而茲州之人弗傑也。予恐異時邱墟草莽之中。此石又將與周宣之鼓。同一礪角敲火之患矣。而名將誰恃。以垂不朽哉。敢因王守之請。以是爲諸生規。若夫職歲月之久近。第姓氏之後先。此作記者之通例也。夫我則不暇。

重修蓀侯周亞夫神祠碑記

漢丞相周亞夫。紹封蓀侯。去今千餘載。所謂蓀地者。蹤迹磨滅。漫不可尋。蓋其地介古齊趙之間。今省入景州。無復蓀之名。故漸以湮沒。州之西二里許。有臺巋然。相傳以爲亞夫墓。人始卽其上屋而祀之。正統紀元。有劉守者。從而修完其破壞。歷年旣久。風雨剝落。祠日就廢。姚江楊君文。判景州之明年。見而歎曰。是甯淫祠邪。淫祠咸謂能禍福人。所在壯麗。賢如蓀侯。獨蕪廢若此。非有司之罪耶。因白之山右張守。守曰。是嘗事漢文景者。文帝勞軍細柳。稱爲眞將軍。戒太子。稱其有緩急可獨任。景帝命擊吳楚。踣潁顛戊。

深著扶漢鼎。嘯炎燼之功。英風直節。瀕死不衰。卒摠鞅鞅。非少主臣之禍。高名卓行。多材與藝。足以爲萬世委質者訓。是役豈可少緩。乃卽符楊侯任其事而新之。擇材於木。昇土於邱。需甃於陶。付鐵於冶。求粉。獲青。黃金碧之屬於聖。鳩工於肆。將從事。乃進諸工及烝徒曰。往濟吾事。毋淫巧。毋苦窳。毋靡毋渝。精誠是輸。神其來棲。汝尙多福。與歸。衆受命退。運斧斤。操鎚鍤。爲範模。鼓囊籥。施藻繪。無敢懈其力者。越數月。祠果告成。張侯喜其輪奐事新。足以歆明靈而聳瞻仰。偕同寅與紳士大夫賦詩。悼前日之久荒。侈今日之興作。言人人殊。又樹坊於門曰。漢將軍周亞夫神祠。從帝賞也。蒔柳於垣曰。柳營。取細柳義也。於是過者拜者。禱祀焉者。無敢弗虔。樵者牧者。嬉遊而酣醉者。無敢睨闚於其側。蔭侯於漢。厥功固鉅。而吾守吾判。其有功於侯。亦匪細矣。楊君獻續。來京謁予言。故不辭。

顧氏墓祀碑記

蘗裡變而封樹。則沃醑之禮起。松楸變而荆棘。則樵牧之歌興。子孫於先壠。將使沃醑以禮乎。抑聽樵牧自歌乎。人非大愚不肖者。必知所審處矣。安德顧氏。先塋在州西三里許。國初時。冢已纍纍然矣。永樂間。有爲廣平倖者。曰思中。今隱君佩玉父也。敦祀事。冢下惟謹。憂子孫不能繼武。則又徵諸儒紳爲之記。勒諸墓祠。傳示永久。隱君至於今。尙踵行之不替。歲年旣遠。昭穆漸殷。隱君又仍廣平公之憂。則以命其子國子生韶。又求記於予。以嗣先志。予家甘陵數世。距安德不三舍。陸走者朝發騎。比午可反。水浮者朝解纜。比暮可反。此兩地雖異省。而人多姻戚。予先世與顧氏亦嘗有葭莩之好。然北地代遭兵燹。無譜可按。

予生晚。又不能知其詳。但見詔於予。執兄弟之子之禮。知隱君於予雁行也。隱君多兄弟。同母吹塤者五人。異母吹篪者一人。皆相繼沒。惟隱君無恙。壽七十有一。髮種種矣。歲時率子姓兄弟。奠先墓已。卽命酒膾。與宗人共飲食。敍昭穆時。具道廣平公貽謀之善。以訓戒其長幼。謂惡不可爲。善不可不爲。諄諄不已。猶子諱輩數十百人。傾耳聽命。無敢弗飭者。間有弗飭。退亦惴惴自悔過。他凡與鄉社諸老飲。悉類是。此外未嘗輕舉醢。予謂詔曰。記墓將永其祀。勸於善也。使宗人相視以勸。相繼以祀。則可矣。然或有放而不祀。視而不勸者。何以居之。詔曰。嘗受之吾父矣。當以情感之曰。爾惟不享。子孫亦不爾享。薪爾墓木。鏤爾墓甕。鬻爾墓田矣。如是而弗祀。則以威董之曰。爾惟不享。宗族則爾攻不貫。版黜爾姓。譜黜爾名矣。如是而又弗祀。則以神要之曰。爾惟不享。將告爾先祖之靈。神其殛爾。若是者。其殆祀乎。噫。未也。感之以情。人固有同鳥鳶於螻蟻者。則情之說。柅董之以威。人固有證父而紆兄者。則威之說。梗要之以神。人固有不信神而蔑鬼者。則鬼神之說。沮然。則何以居之。嗚呼。天下事多矣。所可爲者人也。所不可爲者天也。子歸而語而父。亦爲其所可爲者而已。子孫之賢與否。皆天也。非吾所可爲也。如語諸宗人。亦惟曰。祀墓報本耳。繼之。則沃醑以禮。而水木本源之義不忘。廢之。則樵牧興哀。而子孫塗人之譏可念。一念之轉移。相距毫髮。而其事之相違。隔若秦越。可不念哉。顧氏之族。苟無大愚不肖者。必皆知所審處矣。

復宣府祀田牧場石記

宣府供祭祀田疇。及牧馬場地。久爲其境內貴勢所侵。臣中錫疏諸朝。請盡復以歸之祀典。及育馬者。復